

人生总有一些来不及

——读《步履不停》

□羊斌

在看同名电影之前，我先来看了这本书。

打开这本小说，是枝裕和的电影风格似在眼前。日本导演和日本作家最吸引人的，大约就是那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细节吧，耐心地一点点地堆积起来，在几乎没有起伏的剧情里打动着人。

比如说，主人公“我”，名叫良多，这个黏黏糊糊的日本中年男人，开篇一直在絮絮叨叨，仿佛全无重点。他的非常不情愿到父母家去的情绪，在本书开头一点点铺陈起来，作为读者，我看了个开头就不禁感叹，我的人生，就是这么疙疙瘩瘩黏黏糊糊的啊。一直羡慕那些爽利的人，懂得拒绝、也会竭力争取的人生，是我这辈子也没有的啊，完全感同身受。

整本书，是从那一天，那个不得不去父母家的日子开始回忆的。

那一天，良多回去父母的家里，与父母和姐姐一家聚会。

是枝裕和写到，“我”的姐夫个性随和。“想到今天一整天都要在他那没有任何阴影的爽朗笑声中度过，我就提不起劲来。”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有人居然会这么想，谁不愿意生活在明媚阳光下？谁乐意阴郁又黏糊？这种没想到，倒是平添了一分意思，也恐怕与日本人的物哀审美有关。当然，良多也是有理由的：“因为我的家庭相较之下显得更加阴沉，我更不想为了配合他们勉强自己装得阳光灿烂，现在才

要我去演这种戏已经太迟了。”

一年一度的相聚，是在良多早年去世的哥哥的忌日。

良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医的哥哥，家里的诊所等着他来接管，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与指望。十五年前，哥哥却因为救一个落水的少年去世，给家人留下最完美也最伤痛的记忆。作为弟弟的良多则是平凡的普通的，是一直被忽略、不被看好、根本没人在意的那个。他一年只回父母那边一趟，住一个晚上，却仍然感到无比不自在。

被救的少年，会在哥哥的每一个忌日来访，十五年后的这一天，他又如约而至。少年已经长大，变得很胖很笨拙，像个“奇怪生物”。大学要考几年，也没什么长进，总之他的一切一点儿都不让人欣慰，总给人不值得的想法。

“为了那种没用的家伙，偏偏牺牲掉我家的……”沉浸在悲伤里的妈妈终于说出这样的话。

自己过得又不好，完全没有办法回报，永远欠着天大人情的人，心理是怎样的呢？是枝裕和没有写，只是说这个当年被哥哥舍命救起的人——“他露出卑微的笑容。”“那又大又圆的背上满是汗水，白色的衬衫都湿透了，露出肉色。”他在这一家人复杂的注视之下，煎熬着道别。

可以不要来了吧？妈妈并不想看到他。“继续关注他的人生之路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煎熬。”可是如果来，一定会又生气的吧？自己那么优

秀的孩子为他失去了生命，他居然说忘就忘了，难道不应该每年上来支香吗？

在不动声色的对话里，人生线索如草蛇灰线。平淡细节里，故事一步步推进，让人跌进无边无际的绝望里。

在父母家度过一个寻常又漫长的日子之后，良多“总算踏上了归途”。母亲仍然是啰嗦的，一直提醒四十多岁的儿子要去刷牙，儿子不耐烦地敷衍着。公交车来了，母亲很失望地叹了一口气。儿子，却是如释重负的，他心想：“那过年应该就不用来了吧。一年一次也够了。”可是谁知道呢？那却是他最后与父母一起相处的日子。

“人生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”。良多回忆当时的不耐烦、回避、拖沓，都成为日后悔恨的理由。可是，怎么说呢？人总是到失去了，才知道来不及。只有再也见不到母亲，“我”才深刻地理解了母亲。母亲的歌谣终于远去，却再也无法释怀。

那么，我们的人生里，匆匆的步履会偶尔地停下来吗？停下来时，会有那么一会儿的怔忡，会想到那些一直想见，却一直以为来日方长的人吗？会感叹“人生，总有那么一点来不及”吗？刚刚失去父亲的我，看着这本书，时时掩卷，泪水纵横。



林中小屋

□陈晓冬

外婆住在老家，她住的地方，屋子很小，只放得下一张床，一口灶台。

小时候，我害怕去那小屋，屋里漆黑一片，让人害怕。屋外是一洼池塘，泛着绿光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杂树绕在小屋旁，即使在白天，屋子里也总是黑乎乎的不敞亮。夏天，高大的槐花树撒下点点阴凉，吸引蜜蜂嗡嗡作响。池塘里的蛤蟆也不安分，伴着树上的蝉鸣，在午后，震破了人的耳膜，让人不得安宁。

这些都让我不敢靠近那个矮小的房子，自然也就不敢靠近那个矮小的老人。

每次去看外婆，我一定要妈妈牵着，绕那个池塘，才肯到外婆的“林中小屋”去。每次，我都要躲在妈妈的身后，歪着头，去偷看这个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。

外婆看到我，笑了起来，皱纹瞬间挤成一团，这让我更加害怕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，皱纹是时光路过我们身旁时，

身体泛起的涟漪。

但当时的我赶忙把头缩回去，躲在妈妈身后。外婆转身走进屋子里，与黑暗融为一体。

出来时，她瘦小的手里，攥着一个眼镜盒。盒子不大，却很干净，这是妈妈从大集市帮她新买的眼镜。

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戴上老花镜，又从眼镜布底下，取出三枚硬币。她望了望我，仿佛透过明净的镜片看穿了我的恐惧。

她伸了伸手，说：“小冬，拿着这些钱带你弟弟买点零嘴吃。”

我胆怯地望着她，又望了望妈妈。妈妈说：“拿着吧，带你弟弟去小卖部买点吃的。”

其实，无论哪次来到外婆这里，外婆总会变魔术似的，不是从这里，就是从那里找出一些零钱，有一元的，有五角的，还有一角的。有些纸币，和大人一样，皱皱巴巴的。

我伸出手，接过零钱。我至今记得，我触碰到外婆的手

时，她的手很粗糙，很硬，硬得好像只剩下骨头。

我闪电般地把手缩了回来，转头带弟弟逃离这里，仿佛身后的小屋里隐藏着怪物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问妈妈，为什么外婆的手那么粗糙？妈妈说：“外婆一辈子操劳，生了三个儿子，五个女儿。好不容易把我们抚养大，现在还要帮你舅舅们干活。她给你们钱，都是她自己帮别人缝衣服挣的。”

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轻轻靠在了妈妈的背上。

土路上的坑坑洼洼，自行车的颠簸，让我靠得更紧，然后抱住了妈妈的腰。

妈妈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要多来看看外婆哦。”

“嗯！”我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
成年后，我最大的遗憾是错过了儿时与外婆的那段亲近时间。如果人生能够重来，我多希望对住在林中的外婆说：“外婆，你好啊。我真的很爱你。”



楼道口的鸟窝

□倪剑

进得小区单元门，只听“啾啾”两声，一对燕子倏地一下从头顶上向外飞去，循着它们熟悉的身影，我知道，这对精巧的建筑师，又回来了。抬头望去，单元门顶上，那个沉寂了近一年有点残破的鸟窝，狗牙齿般的边缘已被补齐，新补的部分尚透着湿湿的泥土香。

前年春天，这对燕子第一次相中了我们这个单元楼，悄悄地将家安在楼道口的天花板上。待我发现头顶这个小小家的时候，建筑物已经完成了一半。燕子是精巧的编织师，把不知从哪里衔来的细碎的泥土搓揉成各种不规则的圆球，而后黏合，再一一接龙编织成完美的经纬线。燕子夫妇忙进忙出，砌砖勾缝，添砖加瓦，编织得天衣无缝。此后的日子，每次进出楼道，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，抬头朝上望一眼，那建筑物在我日复一日的注视下日臻完美，渐渐看出收官的样子：靠近门边的底部宽大有范，长30厘米有余，两侧是优美的不规则曲线，向门里逐渐收口成一抹月牙弯，宽不过十来厘米，仅容两只燕子肩挨着肩，探出半个身子张望外面的世界。有时我下班抬头望它们，朝它们吹个口哨，它们也回我“啾啾”。

某天下班回家，见楼道口落了一地的土屑，抬头看去，头顶上的鸟窝碎成了断壁残垣，也不知道是楼里进进出出的人搬大件不小心撞了，还是哪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闹着玩砸的，只留下了跟屋顶接壤处两三厘米宽的一圈边沿，落在地上的泥粒被过往的人们踩过，都成了土黄的齑粉，上面还散着许多碎草屑，这些草屑大概是那精美的窝里温暖的床垫和铺盖。窝碎了，铺散了，燕子也不见了踪影。

两天后的傍晚时分，天色灰暗，屋外大雨倾盆，走到楼下，熟悉的“啾啾”声穿过响亮的雨声透了出来。仰头望去，两只羽毛未丰的小燕子，从毁损的窝沿处探出头来，它们像在玩杂技，时不时脚一滑身子一斜，立马又收足找更好的支撑点站定，燕子爸妈则在单元入口警觉地飞进飞出，注视着那残破不堪的窝，一旦有人走近，便发出“啾啾”的声音，似乎在警告人们：“别伤我孩子！”

夏日高温来临，燕子没了踪影，只留下那个残破不堪的窝高悬在头顶。进进出

出，偶一抬头，那支离破碎的鸟窝像一根刺般扎眼。有热心的邻居打了一张A4纸贴在门侧，上书：“劝君莫打三春鸟，子在巢中等母归。”鸟都不见了，留下这个还有什么用呢？

留下一个残破的窝，带走一颗失望的心。经此一劫，我以为燕子再也不会来了。谁料去年春天，同样的时间，又见燕子的踪影。它们似乎根本不介意被人砸了窝，就这么认定了这块风水宝地。在断壁残垣上擦砖砌墙，填泥勾缝，忙得不亦乐乎，那一刻，任谁见了也不敢低估它们重建家园的勇气和决心，砌着砌着，便如杜甫诗中所说“燕子衔泥两度新”了。这一个春天，没有人再触碰它们的巢，一切都和谐极了。几天后，那抹月牙弯的出口，时而露出嗷嗷待哺的两只小燕子张大的嘴巴，时而是它们朝外撅起的小屁屁——才出生几天的小燕子就知道不能将便溺在窝里，不能弄脏自己的窝。小区里打扫卫生的大姐每天也会多跑几次，看燕子？扫便便？或许兼而有之。

燕子来时，成双成对，等它们离开，携家带口，成群结队。头顶上的燕子窝又空寂了大半年。住户们进进出出，单元门开开关关，时而震碎鸟窝边的几块土，好好的一个窝，燕子走后又失去了完整的模样。

今年春天，燕子双双又回来。仍旧以去年那残破的窝作底。不同于往年的是，今年新修的巢比往年往门内扩了些，整体长出一截，小户型变成了大户型，出口处仍勾勒出一抹月牙弯，收口前却是先向下凸起然后再往上收，就像装修房子时特意在门口留下一个回旋的门厅，设计之巧妙让看过的人忍不住竖大拇指。也许前年初来时燕子刚成年，刚独立成家，刚学会搭窝建巢，经过三年的生活磨砺，它们已然成为个中高手，一切都那么游刃有余了。如今，每天下班回家，抬头仰望，燕子巢里三只小燕子齐刷刷地在那小小的入口探头探脑，难怪今年的巢比去年空间大，原来它们多了一个娃，燕子妈妈真有心啊。

那个几度遭到破坏的巢，在燕子心中一定不是故意为之，它们坚信，人类一定不会跟它们过不去。我们也丝毫不会怀疑，明年春天，这对燕子父母一定还会回来。